西遊記/第02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十九回
雲棧洞悟空收八戒
浮屠山玄奘受心經

西遊記
第二十回
黃風嶺唐僧有難　半山中八戒爭先
作者：吳承恩

第二十一回
護法設莊留大聖
須彌靈吉定風魔

法本從心生，還是從心滅。

生滅盡由誰？請君自辨別。

既然皆己心，何用別人說？

只須下苦功，扭出鐵中血。

絨繩著鼻穿，挽定虛空結。

拴在無為樹，不使他顛劣。

莫認賊為子，心法都忘絕。

休教他瞞我，一拳先打徹。

現心亦無心，現法法也輟。

人牛不見時，碧天光皎潔。

秋月一般圓，彼此難分別。

這一篇偈子，乃是玄奘法師悟徹了《多心經》，打開了門戶，那長老常念常存，一點靈光自透。

且說他三眾在路餐風宿水，帶月披星，早又至夏景炎天。但見那：

花盡蝶無情敘，樹高蟬有聲喧。 野蠶成繭火榴妍，沼內新荷出現。

那日正行時，忽然天晚，又見山路傍邊有一村舍。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看那日落西山藏火鏡，月升東海現冰輪。幸而道傍有一人家，我們且借宿一宵，明日再走。」八戒道：「說得是，我老豬也有些餓了，且到人家化些齋吃，有力氣，好挑行李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個戀家鬼，你離了家幾日，就生報怨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比不得你這喝風啊煙的人。我從跟了師父這幾日，長忍半肚饑，你可曉得？」三藏聞之道：「悟能，你若是在家心重啊，不是個出家的了，你還回去罷。」那獃子慌得跪下道：「師父，你莫聽師兄之言，他有些贓埋人。我不曾報怨甚的，他就說我報怨。我是個直腸的痴漢，我說道肚內饑了，好尋個人家化齋，他就罵我是戀家鬼。師父啊，我受了菩薩的戒行，又承師父憐憫，情願要伏侍師父往西天去，誓無退悔。這叫做『恨苦修行』。怎的說不是出家的話？」三藏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且起來。」

那獃子縱身跳起，口裡絮絮叨叨的，挑著擔子，只得死心塌地，跟著前來。早到了路傍人家門首。三藏下馬，行者接了韁繩，八戒歇了行李，都佇立綠蔭之下。三藏拄著九環錫杖，按按藤纏篾織斗篷，先奔門前。只見一老者，斜倚竹床之上口裡嚶嚶的念佛。三藏不敢高言，慢慢的叫一聲：「施主，問訊了。」那老者一骨魯跳將起來，忙斂衣襟，出門還禮道：「長老，失迎。你自那方來的？到我寒門何故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是東土

大唐和尚，奉聖旨，上雷音寺拜佛求經。適至寶方天晚，意投檀府告借一宵，萬祈方便方便。」那老兒擺手搖頭道：「去不得，西天難取經。要取經，往東天去罷。」三藏口中不語，意下沉吟：「菩薩指道西去，怎麼此老說往東行？東邊那得有經？」靦腆難言，半晌不答。

卻說行者素性兇頑，忍不住，上前高叫道：「那老兒，你這們大年紀，全不曉事。我出家人遠來借宿，就把這厭鈍的話虎謊我。十分你家窄狹，沒處睡時，我們在樹底下，好道也坐一夜，不打攪你。」那老者扯住三藏道：「師父，你倒不言語，你那個徒弟，那般拐子臉別頦腮，雷公嘴，紅眼睛，一個癆病魔鬼，怎麼反衝撞我這年老之人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個老兒，忒也沒眼色。似那俊刮些兒的，叫做中看不中吃。想我老孫雖小，頗結實，皮裏一團筋哩。」那老者道：「你想必有些手段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敢誇言，也將就看得過。」老者道：「你家居何處？因甚事削髮為僧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祖貫東勝神洲海東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居住。自小兒學做妖怪，稱名悟空。憑本事，做了一個齊天大聖。只因不受天錄，大反天宮，惹了一場災愆。如今脫難消災，轉拜沙門，前求正果。保我這唐朝駕下的師父，上西天拜佛走遭，怕甚麼山高路險，水闊波狂？我老孫也捉得怪，降得魔，伏虎擒龍，踢天弄井，都曉得些兒。倘若府上有甚麼丟磚打瓦、鍋叫門開，老孫便能安鎮。」

那老兒聽得這篇言語，哈哈笑道：「原來是個撞頭化緣的熟嘴兒和尚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兒子便是熟嘴。我這些時，只因跟我師父走路辛苦，還懶說話哩。」那老兒道：「若是你不辛苦，不懶說話，好道活活的聒殺我。你既有這樣手段，西方也還去得，去得。你一行幾眾？請至茅舍裡安宿。」三藏道：「多蒙老施主不叱之恩。我一行三眾。」老者道：「那一眾在那裡？」行者指著道：「這老兒眼花，那綠蔭下站的不是？」老兒果然眼花，忽擡頭細看，一見八戒這般嘴臉，就謊得一步一跌，往屋裡亂跑，只叫：「關門，關門，妖怪來了！」行者趕上扯住道：「老兒莫怕，他不是妖怪，是我師弟。」老者戰兢兢的道：「好好好，一個醜似一個的和尚。」八戒上前道：「老官兒，你若以相貌取人，乾淨差了。我們醜自醜，卻都有用。」

那老者正在門前與三個和尚相講，只見那莊南邊有兩個少年人，帶著一個老媽媽、三四個小男女，斂衣赤腳，插秧而回。他看見一匹白馬、一擔行李，都在他家門首喧嘩，不知是甚來歷，都一擁上前問道：「做甚麼的？」八戒調過頭來，把耳朵擺了幾擺，長嘴伸了一伸，嚇得那些人東倒西歪，亂蹡亂跌。慌得那三藏滿口招呼道：「莫怕，莫怕。我們不是歹人，我們是取經的和尚。」那老兒才出了門，攙著媽媽道：「婆婆起來，少

要驚恐。這師父是唐朝來的，只是他徒弟臉嘴醜些，卻也面惡人善。帶男女們家去。」那媽媽才扯著老兒，二少年領著兒女進去。

三藏卻坐在他門樓裡竹床之上，埋怨道：「徒弟呀，你兩個相貌既醜，言語又粗，把這一家兒嚇得七損八傷，都替我身造罪哩。」八戒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老豬自從跟了你，這些時俊了許多哩。若像往常在高老莊時，把嘴朝前一掬，把耳兩頭一擺，常嚇殺二三十人哩。」行者笑道：「獃子不要亂說，把那醜也收拾起些。」三藏道：「你看悟空說的話，相貌是生成的，你教他怎麼收拾？」行者道：「把那個耙子嘴揣在懷裡，莫拿出來；把那蒲扇耳貼在後面，不要搖動：這就是收拾了。」那八戒真個把嘴揣了，把耳貼了，拱著頭，立於左右。行者將行李拿入門裡，將白馬拴在樁上。

只見那老兒才引個少年，拿一個板盤兒，托三杯清茶來獻。茶罷，又吩咐辦齋。那少年又拿一張有窟窿無漆水的舊桌，端兩條破頭折腳的凳子，放在天井中，請三眾涼處坐下。三藏方問道：「老施主高姓？」老者道：「在下姓王。」「有幾位令嗣？」道：「有兩個小兒，三個小孫。」三藏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」又問：「年壽幾何？」道：「痴長六十一歲。」行者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花甲重逢矣。」三藏復問道：「老施主，始初說西天經難取者，何也？」老者道：「經非難取，只是道中艱澀難行。我們這向西去，只有三十里遠近，有一座山，叫做八百里黃風嶺，那山中多有妖怪。故言難取者，此也。若論此位小長老，說有許多手段，卻也去得。」行者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有了老孫與我這師弟，任他是甚麼妖怪，不敢惹我。」

正說處，又見兒子拿將飯來，擺在桌上，道聲：「請齋。」三藏就合掌諷起齋經。八戒早已吞了一碗。長老的幾句經還未了，那獃子又吃夠三碗。行者道：「這個饢糠的，好道撞著餓鬼了。」那老王倒也知趣，見他吃得快，道：「這個長老，想著實餓了，快添飯來。」那獃子真個食腸大，看他不擡頭，一連就吃有十數碗。三藏、行者俱各吃不上兩碗。獃子不住，便還吃哩。老王道：「倉卒無殽，不敢苦勸，請再進一箸。」三藏、行者俱道：「夠了。」八戒道：「老兒滴答甚麼，誰和你發課，說甚麼五爻六爻？有飯只管添將來就是。」獃子一頓，把他一家子飯都吃得罄盡，還只說才得半飽。卻才收了家火，在那門樓下，安排了竹床板鋪睡下。

次日天曉，行者去背馬，八戒去整擔。老王又教媽媽整治些點心湯水管待，三眾方致謝告行。老者道：「此去倘路間有甚不虞，是必還來茅舍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兒，莫說哈話。我們出家人不走回頭路。」遂此策馬挑擔西行。

噫！這一去，果無好路朝西域，定有邪魔降大災。三眾前來，不上半日，果逢一座高山，說起來十分險峻。三藏馬到臨崖，斜挑寶　　觀看，　果然那：

高的是山，峻的是嶺；陟的是崖，深的是壑；響的是泉，鮮的是花。那山高不高，頂上接青霄；這澗深不深，底中見地府。山前面，有骨都都白雲，屹嶝嶝怪石，說不盡千丈萬丈挾魂崖。崖後有彎彎曲曲藏龍洞，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巖。又見些丫丫叉叉帶角鹿，泥泥痴痴看人獐，盤盤曲曲紅鱗蟒，耍耍頑頑白面猿。至晚巴山尋穴虎，帶曉翻波出水龍，登的洞門嗤喇喇響。草裡飛禽撲轤轤起，林中走獸掬呼呼行。猛然一陣狼蟲過，嚇得人心跐蹬蹬驚。正是那當倒洞當當倒洞，洞當當倒洞當山。青岱染成千丈玉，碧紗籠罩萬堆煙。

那師父緩促銀驄，孫大聖停雲慢步，豬悟能磨擔徐行。正看那山，忽聞得一陣旋風大作。三藏在馬上心驚，道：「悟空，風起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風卻怕他怎的？此乃天家四時之氣，有何懼哉？」三藏道：「此風甚惡，比那天風不同。」行者道：「怎見得不比天風？」三藏道：「你看這風：

巍巍蕩蕩颯飄飄，渺渺茫茫出碧霄。

過嶺只聞千樹吼，入林但見萬竿搖。

岸邊擺柳連根動，園內吹花帶葉飄。

收網漁舟皆緊纜，落篷客艇盡拋錨。

途半征夫迷失路，山中樵子擔難挑。

仙果林間猴子散，奇花叢內鹿兒逃。

崖前檜柏顆顆倒，澗下松篁葉葉凋。

播土揚塵沙迸迸，翻江攪海浪濤濤。」

八戒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：「師兄，十分風大，我們且躲一躲兒乾淨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兄弟不濟。風大時就躲，倘或親面撞見妖精，怎的是好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你不曾聞得『避色如避仇，避風如避箭』哩？我們躲一躲，也不虧人。」行者道：「且莫言語，等我把這風抓一把來聞一聞看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師兄又扯空頭謊了，風又好抓得過來聞？就是抓得來，便也鑽了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不知道老孫有個『抓風』之法。」好大聖，讓過風頭，把那風尾抓過來聞了一聞，有些腥氣。道：「果然不是好風，這風的味道不是虎風，定是怪風，斷乎有些蹊蹺。」

說不了，只見那山坡下剪尾跑蹄，跳出一隻斑斕猛虎。慌得那三藏坐不穩雕鞍，翻根頭跌下白馬，斜倚在路傍，真個是魂飛魄散。八戒丟了行李，掣釘鈀，不讓行者走上前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孽畜，那裡走！」趕將去，劈頭就築。那隻虎直挺挺站將起來，把那前左爪掄起，摳住自家的胸膛，往下一抓，滑剌的一聲，把個皮剝將下來，站立道傍。你看他怎生惡相？咦！那模樣：

血津津的赤剝身軀，紅媸媸的彎環腿足。

火燄燄的兩鬢蓬鬆，硬搠搠的雙眉直豎。

白森森的四個鋼牙，光耀耀的一雙金眼。

氣昂昂的努力大哮，雄糾糾的厲聲高喊。

喊道：「慢來，慢來。吾當不是別人，乃是黃風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鋒。今奉大王嚴命，在山巡邏，要拿幾個凡夫去做案酒。你是那裡來的和尚，敢擅動兵器傷我？」八戒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孽畜！你是認不得我。我等不是那過路的凡夫，乃東土大唐御弟三藏之弟子，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經者。你早早的遠避他方，讓開大路，休驚了我師父，饒你性命；若似前猖獗，鈀舉處，卻不留情。」那妖精那容分說，急近步，丟一個架子，望八戒劈臉來抓；這八戒忙閃過，掄鈀就築。那怪手無兵器，回身就走；八戒隨後趕來；那怪到了山坡下亂石叢中，取出兩口赤銅刀，急掄起，轉身來迎。兩個在這坡前一往一來，一衝一撞的賭鬥。

那孫行者攙起唐僧道：「師父，你莫害怕。且坐住，等老孫去助助八戒，打倒那怪好走。」三藏才坐將起來，戰兢兢的，口裡念著《多心經》不題。

那行者掣了鐵棒，喝聲叫：「拿了！」此時八戒抖擻精神，那怪敗下陣去。行者道：「莫饒他，務要趕上。」他兩個掄起鈀，舉鐵棒，趕下山來。那怪慌了手腳，使個金蟬脫殼計，打個滾，現了原身，依然是一隻猛虎。行者與八戒那裡肯捨，趕著那虎，定要除根。那怪見他趕得至近，卻又摳著胸膛，剝下皮來，苫蓋在那臥虎石上，脫真身，化一陣狂風，徑回路口。忽見著那師父正念《多心經》，被他一把拿住，駕長風攝將去了。可憐那三藏啊，江流註定多磨折，寂滅門中功行難。

那怪把唐僧擒來洞口，按住狂風，對把門的道：「你去報大王說，前路虎先鋒拿了一個和尚，在門外聽令。」那洞主傳令，教拿進來。那虎先鋒腰插著兩口赤銅刀，雙手捧著唐僧，上前跪下道：「大王，小將不才，蒙鈞令差往山上巡邏，忽遇一個和尚，他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，上西方拜佛求經，被我擒來奉上，聊具一饌。」

那洞主聞得此言，吃了一驚道：「我聞得前者有人傳說：三藏法師乃大唐奉旨意取經的神僧；他手下有一個徒弟，名喚孫行者，神通廣大，智力高強。你怎麼能夠捉得他來？」先鋒道：「他有兩個徒弟：先來的使一柄九齒釘鈀，他生得嘴長耳大；又一個使一根金箍鐵棒，他生得火眼金睛。正趕著小將爭持，被小將使一個金蟬脫殼之計，撤身得空，把這和尚拿來，奉獻大王，聊表一餐之敬。」洞主道：「且莫吃他哩。」先鋒道：「大王，見食不食，呼為劣蹶？」洞主道：「你不曉得。吃了他不打緊，只恐怕他那兩個徒弟上門吵鬧，未為穩便。且把他綁在後園定風樁上，待三五日，他兩個不來攪擾，那時節，一則圖他身子乾淨，二來不動口舌，卻不任我們心意？或煮或蒸，或煎或炒，慢慢的自在受用不遲。」先鋒大喜道：「大王深謀遠慮，說得有理。」教：「小的們，拿了去。」

旁邊擁上七八個綁縛手，將唐僧拿去，好便似鷹拿燕雀，索綁繩纏。這的是苦命江流思行者，遇難神僧想悟能。道聲：「徒弟啊！不知你在那山擒怪，何處降妖，我卻被魔頭拿來，遭此毒害，幾時再得相見？好苦啊！你們若早些兒來，還救得我命；若十分遲了，斷然不能保矣。」一邊嗟嘆，一邊淚落如雨。

卻說那行者、八戒趕那虎下山坡，只見那虎跑倒了，塌伏在崖前。行者舉棒儘力一打，轉震得自己手疼。八戒復築了一鈀，亦將鈀齒迸起。原來是一張虎皮，蓋著一塊臥虎石。行者大驚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中了他計也！」八戒道：「中他甚計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個叫做金蟬脫殼計：他將虎皮蓋在此，他卻走了。我們且回去看看師父，莫遭毒手。」

兩個急急轉來，早已不見了三藏。行者大叫如雷道：「怎的好？師父已被他擒去了。」八戒即便牽著馬，眼中滴淚道：「天哪，天哪！卻往那裡找尋？」行者撻著頭道：「莫哭，莫哭，一哭就挫了銳氣。橫豎想只在此山，我們尋尋去來。」

他兩個果奔入山中，穿崗越嶺，行夠多時，只見那石崖之下聳出一座洞府。兩人定步觀瞻，果然兇險。但見那：

疊障尖峰，迴巒古道。青松翠竹依依，綠柳碧梧冉冉。崖前有怪石雙雙，林內有幽禽對對。澗水遠流沖石壁，山泉細滴漫沙堤。野雲片片，瑤草芊芊。妖狐狡兔亂攛梭，角鹿香獐齊鬥勇。劈崖斜掛萬年籐，深壑半懸千歲柏。奕奕巍巍欺華嶽，落花啼鳥賽天臺。

行者道：「賢弟，你可將行李歇在藏風山凹之間，撒放馬匹，不要出頭。等老孫去他門首與他賭鬥，必須拿住妖精，方才救得師父。」八戒道：「不消吩咐，請快去。」

行者整一整直裰，束一束虎裙，掣了棒，撞至那門前，只見那門上有六個大字，乃「黃風嶺黃風洞」。卻便丁字腳站定，執著棒，高叫道：「妖怪，趁早兒送我師父出來，省得掀翻了你窩巢，屪平了你住處。」那小怪聞言，一個個害怕，戰兢兢的跑入裡面報道：「大王，禍事了。」那黃風怪正坐間，問：「有何事？」小妖道：「洞門外來了一個雷公嘴毛臉的和尚，手持著一根許大粗的鐵棒，要他師父哩。」那洞主驚張，即喚虎先鋒道：「我教你去巡山，只該拿些山牛、野彘、肥鹿、胡羊，怎麼拿那唐僧來，卻惹他那徒弟來此鬧吵，怎生區處？」先鋒道：「大王放心穩便，高枕勿憂。小將不才，願帶領五十個小校出去，把那甚麼孫行者拿來湊吃。」洞主道：「我這裡除了大小頭目，還有五七百名小校，憑你選擇，領多少去。只要拿住那行者，我們才自自在在吃那和尚一塊肉，情願與你拜為兄弟；但恐拿他不得，反傷了你，那時休得埋怨我也。」虎怪道：「放心，放心。等我去來。」

果然點起五十名精壯小妖，擂鼓搖旗，纏兩口赤銅刀，騰出門來，厲聲高叫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個猴和尚，敢在此間大呼小叫的做甚？」行者罵道：「你這個剝皮的畜生！你弄甚麼脫殼法兒，把我師父攝了，倒轉問我做甚。趁早好好送我師父出來，還饒你這個性命。」虎怪道：「你師父是我拿了，要與我大王做頓下飯。你識起倒，回去罷；不然，拿住你，一齊湊吃，卻不是買一個又饒一個？」行者聞言，心中大怒，挖迸迸鋼牙錯嗡，滴流流火眼睜圓，掣鐵棒喝道：「你多大手段，敢說這等大話？休走，看棍。」那先鋒急持刀接住。這一場果然不善，他兩個各顯威能，好殺：

那怪是個真鵝卵，悟空是個鵝卵石。

赤銅刀架美猴王，渾如壘卵來擊石。

鳥鵲怎與鳳凰爭，鶉鴿敢和鷹鷂敵。

那怪噴風灰滿山，悟空吐霧雲迷日。

來往不禁三五回，先鋒腰軟全無力。

轉身敗了要逃生，卻被悟空抵死逼。

那虎怪抵架不住，回頭就走。他原來在那洞主面前說了嘴，不敢回洞，徑往山坡上逃生。行者那裡肯放，執著棒，只情趕來，呼呼吼吼，喊聲不絕，卻趕到那藏風山凹之間。正撞頭，見八戒在那裡放馬。八戒忽聽見呼呼聲喊，回頭觀看，乃是行者趕敗的虎怪，就丟了馬，舉起鈀，刺斜著頭一築。可憐那先鋒，脫身要跳黃絲網，豈知又遇罩魚人，卻被八戒一鈀，築得九個窟窿鮮血冒，一頭腦髓盡流乾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三五年前歸正宗，持齋把素悟真空。

誠心要保唐三藏，初秉沙門立此功。

那獃子一腳屣住他的脊背，兩手掄鈀又築。行者見了，大喜道：「兄弟，正是這等。他領了幾十個小妖，敢與老孫賭鬥，被我打敗了，他轉不往洞跑，卻跑來這裡尋死。虧你接著，不然又走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弄風攝師父去的可是他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可曾問他師父的下落麼？」行者道：「這怪把師父拿在洞裡，要與他甚麼鳥大王做下飯。老孫惱了，就與他鬥將這裡來，卻被你送了性命。兄弟啊，這個功勞算你的。你可還守著馬與行李，等我把這死怪拖了去，再到那洞口索戰。須是拿得那老妖，方才救得師父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說得有理。你去，你去。若是打敗了這老妖，還趕將這裡來，等老豬截住殺他。」

好行者，一隻手提著鐵棒，一隻手拖著死虎，徑至他洞口。正是：

法師有難逢妖怪，情性相和伏亂魔。

畢竟不知此去可降得妖怪，救得唐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